

中国民主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编

文史資料述覽



合订本 第四十二卷

就的最记上要映现抓紧前各期希望过了〇〇岁的委员都能把自己的贡献和经验留下来，作为对社会的贡献……
不东先载发研新在紧，成以来是中国社会变动极大的时
会西进下展起来的当然首先要研究现实问题，反
割断使都要记载下来……有些史料就收集不到了……
历史。周恩来知道老根子，暴露这旧到快，从最落后的基础也需

总第
122—
124辑

文史資料選輯

庚寅

合订本 第四十二卷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编

我的戎马生涯/ 003

◎ 李 觉

求学时代——从军初期——十年歧途——八年
抗战——起义前后

两广事变

蒋介石企图利用我倒陈济棠的一幕/ 020

◎ 林 虎

何键在两广事变中玩弄两面手法/ 024

◎ 罗子雯

人物述林

追忆先父宋哲元将军/ 029

◎ 宋景昭

忆旧谈往

创办汤池训练班的前前后后/ 040

◎ 杨显东

张学良三次派我去陕北红区/ 049

◎ 周相臣

民盟史料

四川民盟策动川康军政人员起义概述/ 052

◎ 张松涛

经济史料

雪泥杂记/ 070

——我的创业生涯

◎ 章剑慧

无锡老家——初出茅庐——荣氏兄弟——迁厂奇迹——创办了各项企业——西北建厂——接收日本纺织厂——彷徨和抉择

回忆《中国实业志》编纂经过/ 082

◎ 冯和法

艺术史谭

永不反悔的路/ 085

◎ 张权

童年的歌——启蒙者——流亡学生——留学生涯——黄金岁月——噩梦——难忘哈尔滨17年——也许是多余的话

齐派艺术的传人——娄师白/ 100

◎ 邹士方 秦宝春

“抓周”时他抓了毛笔——听“封箱戏”——
巧遇名师——正式拜门——言传身教师徒情——
改名——“老师健在，我决不出名卖画”——
创新——足迹遍及海内外——《齐白石绘画艺
术》出版

旧案重提

关于光绪之死/ 111

◎ 察存耆

狱中奇遇/ 116

——与金树仁谈金树仁案

◎ 濮清泉

漠北纪游/ 130

◎ 封鹤君

补充·订正·质疑

我亲身经历的“三一八”惨案实况/ 136

——订正楚溪春《“三一八”惨案亲历记》中的几处谬误

◎ 杨春洲

政坛琐记

抗战初期在安徽/ 145

◎ 章乃器

与杨虎城共同反蒋的片断回忆/ 157

◎ 连瑞琦

金融絮语

我与富滇新银行/ 171

◎ 缪云台

中法储蓄会内幕点滴/ 181

◎ 李文杰

文艺科技

皓首忆童年/ 188

◎ 钱松岳

困学求知回忆录/ 201

◎ 张明觉

人物述林

邓演达被害记/ 207

◎ 萧翰香

心中只有老百姓——祸患生于肘腋——卑劣而
凶恶的勾当——历史的恶作剧——铁骨高风——
营救与追悼——叛徒的可耻下场

东京之三年/ 217

◎ 章宗祥

外交生活溯源——交通银行借款纪实——
参战逸史——复辟问题小记——议和专使过东记
——退还赔款索隐——各种借款内幕纪要——
他山之石撮要

张治中生平大事记（上）/ 269

◎ 余湛邦

人物述林

“福将”唐生明/ 303

◎ 沈 醉

程潜将军二三事/ 315

◎ 陆炳熊

易培基其人其事/ 321

◎ 唐士亮

邵元冲日记选编/ 327

——1936年5月至8月

◎ 郭军丽 选编

北洋军阀史料

北伐军与五省联军之战/ 353

◎ 田韵清 潘振英

我参加孙传芳飞机队的经历/ 356

◎ 陈栖霞

孙传芳“五省联军”被改编及覆灭/ 360

◎ 苏桂荣

抗日史料

台儿庄战役亲历记/ 365

◎ 王仲廉

抗战时期西南区的军邮/ 372

◎ 张人权

溪口大轰炸/ 378

◎ 夏明曦

祁零煤矿内迁亲历记/ 380

◎ 孙锡华

马华抗日运动回忆录/ 390

◎ 王炎之

工商史料

上海票据交换所18年/ 401

◎ 朱博泉

原中央银行总行迎接解放经过/ 412

◎ 李立侠

军统内幕

戴笠与重庆豁庐/ 417

◎ 张成信

有关军统兰训班的一段回忆/ 422

◎ 古汉民

走向光明

杨叔明反蒋倒王及策反十五兵团起义经过/ 426

◎ 长白山

军校末期起义前后/ 440

◎ 谷云鹏

狱中八年记（上）/ 446

◎ 周春晖

补充·订正·质疑

对《西康雅属的袍哥》的更正/ 468

◎ 高秉鑫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

编辑部

文 史 资 料 选 辑

第一二三辑

中国文史出版社

我的戎马生涯

◎李 觉

李觉，湖南长沙人。早年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后投唐生智，曾参加北伐战争。抗战爆发后率部参加对日作战，屡立战功。历任国民党高级将领。1949年与程潜、陈明仁等于湖南起义。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一兵团副司令员，全国政协第二、三、四届委员，第五、六届政协常委。

我姓李名觉，号云波，在家时又名淑志。湖南长沙人。祖父母去世早，无叔伯。父亲因家境艰难，读书不成，改为经商，流寓云南一带。我母亲是云南景谷县人，共生一女三男，我是最小的一个。我生于1900年旧历五月初十。当时，正值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景谷县接近英属缅甸，父亲为安全起见，护送我们母子回到家乡长沙。在城里购置一所房子，在乡下买得水田15亩。安置妥贴后，第二年父亲又去云南继续经商，不久即病死在昆明。当时，我只两岁，最大的是姐姐，也只有九岁。母子们无依无靠，幸亏家有薄产维持。母亲勤劳节俭，生活严肃，具有极端忍苦耐劳的倔强性格，又是一个典型的旧式妇女。母亲这些可贵的品质深深影响了我，使我从小养成老实诚恳，不畏艰难的好品德。母亲为了教子成名，光宗耀祖，千方百计让我们兄弟读书。两个哥哥学工科，而我则经历了曲折的求学道路。

求学时代

1906年，我入县立初小读书。当时已经废除了科举，创立了新学，学堂不收学费，但还是要拜孔夫子。

我10岁那年，进入县立高等小学，每年仍要参加祀孔和祭天的典礼。这些旧的教育，使我更加习惯于循规蹈矩，守礼奉法。第二年，辛亥革命

爆发，我才11岁，谈不上受到多少革命影响，但社会动荡使学业荒废了。至1912年高小毕业时，我有好几门功课不及格。母亲非常着急，节衣缩食，为我聘请良师在家补习了一年，两位学工科的哥哥也利用假日为我补习功课。

1913年我终于考取了长沙修业中学，一读又是三年。由于小学基础没有打好，中学课程又十分繁重，我对读书越来越不感兴趣了。正好这时北京陆军第一预备学校招生，我请邻居的一位军官帮忙，竟然考上了这个学校。

1916年，我第一次离开母亲到千里之遥的北京入学。当时我的心情十分激动和兴奋。学习不到半年，到1917年7月张勋复辟，京城大乱，无法上课。停学半年，局势平稳后，重新入学。两年后，爆发了五四运动，同学们纷纷卷入其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当然也不例外。北洋军阀政府不许学生“闹事”，派了一个连士兵来“保护”学校，不准外出集会，不准看报会客，接电话都有限制……这样变相地把师生们关了一个多月后，又决定提前放假，各自回家，到下半年才复学。这次爱国运动对我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第一次懂得了“爱国光荣，卖国可耻”，懂得了民主和科学救中国的道理。

1919年底，我在这所军校毕业，被分配到山东省境边防军第二师当入伍生。这是北洋政府执政段祺瑞的一支新军，全是日本装备，并有日本军事教官负责上课。但我们这批经过了“五四”洗礼的入伍生都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民主精神，因此常常与日本教官的霸道行为发生龃龉，激起纠纷。连我这老实人也常常受到他们的责罚，使我很不安心在此服役。半年后，发生了直皖战争，段祺瑞战败倒台，这支新军也就解散了。于是，我和十几位湘籍同学决定回湖南，回到革命气氛较浓的南方家乡去参加革命队伍，免得受外国人和北方人的窝囊气。

从军初期

1920年11月，湖南已由赵恒惕取代谭延闿担任省督军兼总司令。他倡导与四川等省搞联省自治，并对湘军实行整编。我回到长沙后，即和同学们去找当时湘军第一师第二旅第三团团长唐生智，说：“唐团长，我们已找到一份工作，每月津贴10元大洋，请您帮忙作个转荐。”唐生智听后，半天没做声，最后才说：“良相出自州牧，猛将来自行伍。想带兵的人，要先到士兵当中去磨炼，不要只顾浮在上面多赚钱。”于是，将我们分到一个营去当排长。

这个营是新从嘉禾收编过来的土匪部队，士兵毫无纪律可言，生活

作风也非常腐败，是当时唐团中唯一的一支烂部队，全靠营长周至柔（湖南郴州人，保定二期毕业）和几个从云南讲武堂出身的排长在里面撑持着，骨干力量显然不够。唐生智将我们分配进去，是抱着很大期望的。但我们当时都只十八九岁的青年。“嘴上无毛，办事不牢”，士兵们认为我们这些当官长的人没有胡子，是没有足以震慑部队的威风煞气的。因此，讲话无人听，做事无人帮，使我感到非常苦恼。唐生智总是宽慰我们，鼓励我们，说：“你们把老姜烧热了去烫嘴唇，可以烫出胡子来的。不信，你们试试看。”同学都知道这是句玩笑话，但我信以为真，老老实实地去试了一试。结果，当然什么也没有烫出来。幸亏几个老排长是云南籍人，我也算有半个云南籍，同事加同乡，自然好相处。我当时牢记唐生智要我们去士兵中磨炼的训话，不怕吃苦，不摆架子，经常和老排长们一起与士兵们玩游戏，作劳役。那些土匪出身的士兵，虽然言语粗俗，动作野蛮，但都很识好歹，很讲义气，因此很快就信服了我们，还亲切地叫我“小排长”。行军打仗时处处照顾我、保护我。

1921年夏，湖北发生宣武兵变。鄂省国民党党员李书城、蒋作宾等与鄂军师长夏斗寅密谋驱逐湖北督军王占元，怂恿赵恒惕联合四川刘湘共组“援鄂军”，约定事成之后设三省联省自治政府于长沙。6月，赵恒惕调齐各路湘军北进至岳州羊楼司，王占元宣布下野。^①但驻节洛阳的吴佩孚却荐肖耀南为鄂督，并派四艘兵舰，由水路进攻岳州，大败赵军。当时，唐生智已任第一师第二旅旅长，率兵冲在最前面，我也随在其中。这是我第一次经历这样激烈的战斗，心中未免有些畏怯。但看到唐生智总是以身作则，进攻在前，退却在后，深受感染，也自动请求和唐生智一同断后。唐问我：“怕不怕？”我说：“旅长不怕，我怕什么？”唐生智点头赞许，此后对我十分器重。这年10月即派我到保定军官学校第九期去深造；但读了三个月后，直奉又发生战争，学校又解散，我又回到唐旅长第三团第八连当连长。一个月之后，局势平稳，我才又去保定带职复学。

1922年5月，我在保定军校毕业，回原部队继续担任连长。该团团长是刘兴，他具有极端严谨、一丝不苟的军人特性，平日腰杆挺直，一点也不弯；对内务整理绝不马虎；打起仗来也和唐生智一样，身先士卒，非常勇猛。这一切，都对我产生极好的影响。

这时，何键在唐部担任骑兵团团长。他原先也只是谭延闿部下一名排长，吴佩孚南进占领省城后，赵恒惕派他回醴陵老家打游击。他由一支九响枪起家，和张国威一起，从北洋军手中夺枪扩军，到1919年已发展成拥有1000多人枪的队伍。时任湘军总司令的程潜招他为旅长，后因程潜

^① 据《辛亥以后十七年职官年表》记载，王占元于1921年8月免职。